

桑梓风物

湖间白杜

潘玉毅

白杜是一种卫矛科小乔木，在南方地区极为常见。叶子为椭圆形，叶尖像是一个逗号的尾巴，叶叶相连，把整株树点缀成一个“绵绵无尽期”的长句。白杜虽是寻常植物，开花时节却有其独特魅力：浅绿色，淡黄色，紫白色，紫红色，枝头上，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近看时，一朵朵小花迎风而立，娇俏可爱，远看时则似一团团棉絮，将秀色含在其中。

白与杜组合在一起时，是一种植物，分开来时，则是两个湖泊——白洋湖与杜湖。有意思的是，词语分合之际，意义相去甚远，而美是相同的。

白洋湖很美，像西子浣纱，小家碧玉般清纯。

白洋湖形成于两汉时期，古时也称“旧阳湖”，论面积，它不及杜湖的一半，但小与大并不是决定优劣的关键，白洋湖虽小，亦有其吸引人的地方。

白洋湖边有金仙寺，亦有革命烈士陵园。前者为古迹，有千年历史，而后者因为埋葬着近百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忠骨而万古不朽。山寺钟声，日日敲响，拂动着白洋湖中镜子般的水，也拂动着往来此间的人的心弦。湖水御风，卷起涟漪千层，似在为世人祷祝平安，又似在举酒凭吊那些牺牲的烈士，让空气里多了些哀愁，也多了些思念。

在湖的另一边，还有近代著名的爱国侨商吴锦堂先生的墓园和墓庄。锦堂先生是观海卫镇东山头村人，自幼出身于耕作之家。因是家贫，他仅仅读了两年私塾，就不得不弃文务农，与父亲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当时他尚未成年。为了谋生，他在宁波的豆腐店里做过小工，也在上海的油毡店里当过帮佣，并以其吃苦耐劳的品性赢得了掌柜和客户的尊重。1885年，吴锦堂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由此开启了他的传奇人生。事业有成后他又发扬“闯荡世界，造福桑梓”的宁波帮特色，在家乡办学兴教，大修水利，使观海卫乃至慈溪一地的百姓得到了大实惠。仔细回想，当地许多70后80后小学时候的老师都是从锦堂先生出资创建的锦堂师范里毕业的，而于白洋湖和杜湖而言，1905年开始动工建设的水利工程更是意义深远。

锦堂先生有首题为《独建漾塘》的诗，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故乡和故乡人的深情，诗云：“年来夜夜梦家乡，上袂玄穹莫降殃。愿筑石堤捍围里，西流水不祸我庄。”这漾塘的修建是整个白杜两湖疏堵工程的其中一部分。当时，那些古老的堤坝年久失修，几无可有，白洋湖与杜湖之间群山绵延，山中又多溪流，遇到汛期河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吴锦堂返乡时，听到乡邻诉苦，当即决定出资整治水患。除了修建漾塘，他还对白杜两湖的堤坝进行了加固，对通往江海的大浦进行了疏浚，方便水之蓄纳和流通，并通过增设水坝控制水位高低……整个工程规模与声势之巨，一时无两。据称，等到工程完工，吴锦堂拢共花了五六年的时间，耗费了七万余金钱。而今，锦堂先生当初的一番心血虽历百年仍在泽被乡里，不由得令人感叹，也不由得不令人追思。

白洋湖畔，锦堂先生安息的墓园里，有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兼实业家张謇题刻的墓碑，墓碑两侧有一副吴锦堂先生自撰的对联：“为爱湖山堪埋骨，不论风水只凭心。”这一十四字所彰显的境界，无疑远胜于今天的许多人。因为时间遥隔的关系，今人对于先生的事迹知道得并不真切，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老人说过，自书里看过，不像自己所亲历的那般熟悉。可即便有这疏离感，即便知道的事迹不足本人的十之一二，我们对于锦堂先生仍感十分敬佩。这敬佩也如白洋湖中的水，浩浩汤汤，生生不息。

杜湖也很美。杜湖之杜，有木有土，湖中有水，有古时月，足可牵惹人的情怀。

与白洋湖不同，杜湖有里外之分，因着湖中央一条五公里的长堤隔成两半。杜湖的边上皆是山峦和村庄，放眼望去，看得见山清水秀的样貌，也想象得见人杰地灵的赞赏。云山苍苍，湖水泱泱，水可包容万物，也可汇聚风景，在这微波粼粼的湖水四周，有山，有兽，有草木，有虫鱼，有村庄，有人家，还有凝聚于史册中的苍翠人文：湖的南面有凌烟阁上重臣虞世南的旧居，湖的北面则有越国公袁韶的青冢。此外，拉拉杂杂的还有许多。

杜湖风光无限，且清晨的杜湖、晌午的杜湖和傍晚的杜湖，景色各不相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都值得一看再看。春夏秋冬，朝朝暮暮，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间段都适合来这里。当然，最好还是选择秋天的黄昏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萧萧风与潇潇雨。难以想象，就着这样的湖光山色，诗人可以作多少的诗和词啊？桌上的垂柳，湖中的倒影，都是诗词里的美好意象，它们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却烘托着同一种意境。

绕湖而行，你当会发现，在杜湖的近旁，连电线杆和变压器都变成了一道道风景。电线杆的底部被涂上了一层与周围草木相近的颜色，变压器的周围则围着古旧的木质栅栏。不管你粗看还是细看，它们与大自然都是那么地协调，并无现代化的东西惯有的突兀感。

游客若是走得累了，可以在岸边找一个挂着旗帜的山水人家，尝一尝地道的农家小菜。然后静坐片刻，边吃边看。极目骋怀，湖间的十里长堤上，外圈的环湖公路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

时光荏苒，在人不经意间流逝，许多往事也在不经意间被遗忘，而杜湖是一本拥有无限容量的词典。百年之后，湖上走过的人都消失了，但湖还将在，它记着我们的故事，一如记着曾经在湖边走过的所有人的故事。在无垠的时间长河里，人是如此的渺小，渺小到错身的刹那就会错过，可湖泊不一样，它能记住一切。

作为慈溪的第一大湖，杜湖还是地方百姓饮水、排灌的重要源头，因而严禁垂钓的。

湖山之间多有传奇，如今濒临绝迹的燕话便是其中之一。明朝初年此地修建卫城，起名时化用了秦始皇东巡时所留的“海之大观”的赞词，后来又以卫名镇，沿用至今。据传，当年建卫时征调的士兵、匠人中有部分来自福建，他们带来的闽南语与地方方言互相融合，形成了闽语方言岛，也就是所谓的“燕话”。不过，也有说是戚继光抗倭时形成的，到底为哪一种，现今已不可知。由于缺少语言环境和传承者，当地能讲燕话的人已经不多了，一度有失传的风险。

湖山间的另一处传奇便是越窑了。我曾多次与观海卫供电所的线路工人巡线至此，看到山间有许多破碎的陶瓷碎片，还有一处碑迹，因是隔了许多年，碑上写些什么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有破碎的瓷器是确凿无疑的。只是不知道这些碎片为后人所制还是前人所留？如今，杜湖白洋湖越窑窑址已被上林湖越窑遗址合并了去，成了一种统称。

若将湖泊比作诗人，且以湖名为姓，白洋湖当是白居易，而杜湖则是杜牧。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诗风，于湖亦然。白居易的诗，语言平易近人，却能为时而著，为事而作，有国之大爱，似吴锦堂的拳拳之心，似烈士陵园里的具具忠骨；而杜牧的诗，古风题材广阔、笔力峭健，律诗文辞清丽、情韵跌宕，似古意尚存中的“东边道”，似杜湖上随波流转的风光与遗韵。动静之间，同样令人难忘。

我对下雪的冬天深怀好感

那些年冬天时常大雪封门
麻雀院中盘旋
来年吉兆，令人喜溢言表
一大家人团团围坐，一个不缺

仓廩粮食富余
马灯中央，光焰欢欣雀跃
灶头炭火热烈
温暖仿佛会恒久远

下雪真好啊
惟愿，一直下不停
一家人，团团围坐
谁都不会离开谁

送别

我们穿过收割之后的水稻田
鸟雀衔着稻粒，从容盘旋而去
你静静看着这掠夺之美

我们穿过正在落叶的树林
有人坐在伐倒的圆木上促膝交谈
你在林间空地坐下来
你挑选其中一截矮树桩坐下来

有的树桩慢慢朽烂
有的树桩孕育细芽
有的长出蘑菇……
你静静看着这杀戮之美

痛苦的何止我们
何止这些草木
我们还要习惯惊悼于思念和荒凉
习惯身边突然空出来

像梦中失足
坠入深渊的慌乱
像送别的滋味，一样秘而不宣

读书人，大凡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爱围书。

这个“围”字，不免让人联想到，漫长的农耕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心理习性，似乎占有才是安全的。无论是短缺经济年代的囤积居奇，还是现在还经常看到的“囤衣”“囤奶粉”“囤古董”，其内都在有一种对未来的显性期待，谋求一个特定目的，或为了日后消费，或为了物品增值，或为了谋取更高的利益。否则，今日的囤积行为也就失去了明日的意义。

纸质书籍，其流通性，决定了不可能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品。流通，就意味着谁都可以买到。当前高度发达的出版市场，大概率消除了一夜之间出现“洛阳纸贵”的技术可能性。除非能破天荒购得一些善本、孤本、珍本，这又非一般读者能力所能及。

有人曾做过分析，撇去收

上林诗苑

偶尔

沿着黑白照片般的时间
我一次次回到老屋
父亲和祖父在偏厦里厮杀大作
妹妹和弟弟睡着了

豺狗在村口轻吠
寒风将门缝和窗洞糊住了

我在作业本上造一些长句
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
这使我安心，我知道
母亲一直陪着我

她低声哼着歌
针线偶尔掉落
灯花偶尔炸裂
我偶尔走神

月亮偶尔走神
黑暗在刹那间
淹没了外面的世界

火车与轮船

我老去的父亲。蹉跎半生
山水渐渐荒废
驮下去的背，寡淡的口号
都在向苦难表达敬意

当我向他道别
仿佛一列火车

栲栳书斋

藏意义以外，读者囤书的目的不外乎三种：追逐心态，名人效应和预支需求。我认识一位仰慕文化的朋友，家里古今中外各类名著汗牛充栋，他本人却连“四大名著”都还未读完，姑且算是一种“天下书尽入我吾腹中矣”的追逐经典心态。名人效应则比较常见，像金庸、李敖、林清玄逝世后，他们的著作就开始脱销，下单的大部分还是拥趸多年的读者粉丝。我有一本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薄薄一本小册子现在只能在旧书网上淘到，而且价格高到离谱。这是读者、出版界、包括作者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拿一句当下的时髦用语，叫



隐逸图（国画）

陈迎平

感悟点滴

牙疼

可乐

解开一个古老魔咒，一颗牙终于造反了：像绷足了劲儿的皮筋，一跳又一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牙疼不算痛，疼起来真要命”，果然说得不错！一边感叹着曾经的偷笑是多么的不道德，一边纠结到底该不该去看牙医。在某个半梦半醒的瞬间，牙疼忽然消失了。我就是如此地奇怪，当牙疼骚扰我时，恨不得立即拔掉，但是当它远离我时，又开始幻想或许下次就不疼了。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忽略了一个事实：生病的牙并

没有真的痊愈，暂时的平静只是又一轮疼痛的前奏。

前不久，牙疼在消停了一段日子后，又复工了。那次把菜送进嘴里的时候，没记性的舌头想当然地就把它翻到了蛀牙的旁边。感觉到菜与蛀牙的接触，已经追悔莫及了。芝麻开门般唤醒了沉睡的岩浆，一场痛苦的井喷又开始了，能量超出了我的想象。下定决心去看了牙医，连牙医也觉得折磨我多次的蛀牙到了朽木不可雕的时候，叹了口气，说：“还是拔了吧。”

如今，当我托着脸，想念着最早离开我身体的小零件，无可奈何而又懊悔之至地回回顾曾经大块朵颐、美食口福、拿牙们不当一回事的时候，终于意识到：健忘，并且自欺欺人，的确是我的缺点。“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会更疼的。从今天以后，我要好好善待我身体上的其他零件哦。

解开一个古老魔咒，一颗牙终于造反了：像绷足了劲儿的皮筋，一跳又一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牙疼不算痛，疼起来真要命”，果然说得不错！一边感叹着曾经的偷笑是多么的不道德，一边纠结到底该不该去看牙医。在某个半梦半醒的瞬间，牙疼忽然消失了。我就是如此地奇怪，当牙疼骚扰我时，恨不得立即拔掉，但是当它远离我时，又开始幻想或许下次就不疼了。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忽略了一个事实：生病的牙并

陈德根诗歌新作选

从沉厚的黑暗即将驶出隧道

当我的父亲顶着一头白发
离开我视线
阳光端正正照临
仿佛捧着斑驳的染发剂
正在给他的头发着色

他背影踉跄
仿佛一艘轮船
就要驶进一段
漫长而幽暗的旅程

火车上

星辰在砂砾间投影
可以预知的远方，让我
眼睛焕发神采

像往事被孜孜不倦地追述
列车在翻山越岭
逝去的光阴如汽笛声的循环
经久不息。心绪如不倦的火车
沿着我的内心，寻找到光源
沿着我的眼眶，寻找到泪水

桥边的傍晚

那些运沙船风尘仆仆
仿佛年老的游子还乡
高压线的阴影时而纷乱
时而有序地跨过楼顶
仿佛在复制我
昨夜的梦境

我们并肩而坐
看夜色覆盖江岸，灌木
鸟巢，桥墩……

无数灯火，一次次
猛然把江岸环绕的一座小城
推开又搂紧……

多么像我们。也像每一对
尚未懂得惺惺相惜的小夫妻
激烈地争吵，相爱

此刻，我们突然集体沉默

那一年，哼着离歌，我们去
车站。路旁蜂蝶穿越春天
密匝的林带与草丛

我们穿过陌生的人群
送你出远门

这一次，集体沉默，我们去
陵园。穿过坟墓和哀伤的花园
仿佛一群哑巴
去看望，一个哑巴

彼时，遥远的他乡曾让一群
年轻人欢欣雀跃

此刻，逼近的死亡让一群
中年人学会了闭嘴

暮晚记

感悟，甚至是摘抄下来的句子，这种书估计书贩子也看不上。对于那些经典书、名著、喜欢的书，更是万万抛弃不得。比如安置于书架最顶层那套上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社版的四大名著，纸页泛黄，字小如蚁，成为我小学近视的“殊勋”。现在偶尔拿起翻翻，想起二十多年前父亲帮我买这套书的情景，心里就颇感温暖了。买书读书，其实颇像交朋友，读过这些书，便是将这种交情珍藏于心，并不会随岁月流逝而世易时移，感情反而会更加的美酒一样，愈发酵醇绵厚，气泽芬芳。

书囤多了，家人一直苦口婆心劝我，不能再买了；购置一个电子阅读器，既方便又节省空间。可是，我对于市面上流行的电子阅读器，总有一道绕不过的隔阂。书一旦脱离了纸，空气里丧失了流溢的书香，好比哲学家丢掉了独立思考的大脑，哪怕观点再独到，言辞再犀利，似乎总缺少那种恰到好处的文化表达与传承。毕竟，人类千百年文明史，就是靠纸张和大脑承载、流传、加工与创造开的。我还是喜欢静静把头埋在纸质书籍里，细细婆娑文字，品啐着书香，默默体会那种僧尼诵经前必先沐浴更衣、焚香斋戒的仪式感。当把一本书捧在手心，再一页页翻过，空气里顿时会布满旷达明亮的气息。这是一种揉和着纸页与岁月的香气，像春天里绵延盛开、轻俏秀润的花骨朵发出的，让人忍不住想深吸一口。

由此可见，书还是要囤的，没有煌煌的表达，也不存在深奥品鉴的一道风雅小菜，一门精辟、简练又自觉的学问修行，展现了一名普通读者应有的虔诚。蒲松龄的《书痴》，讽刺了那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态度，结局还是让这位“书痴”主人公实现了梦想。相比较而言，我也更愿意相信，读书能给人带来好运，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进步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就像一颗颗暂时埋藏在尘土里的珍珠，你不必去刻意记得它，却能在你需要的时候，以一种雪中送炭的姿态出现，令你不至于狼狈跌跤，不自觉地助你完成人生蜕变。

宁静的夜晚，当我们目光偶遇书架上的某个书脊，轻轻巧巧取下来，随性翻阅，那是一个何等月白风清的瑰丽世界？

诗两首

俞强

伏龙山，七律，平水韵

海隅百里立孤峰，
独仄源波逸势纵。
云绕崔嵬临梵宇，
涛横浩渺卧蛟龙。
孟诸剑有英雄气，
弘一书无俗世踪。
俯瞰沧桑惊巨变，
新区遍地见葱葱。

达蓬山，七律，平水韵

秦皇驻跸气何雄，
徐福扬帆渡海东。
凤浦彩霞兰馥郁，
崖崩迹径迹蒙蒙。
石湖居士知交意，
蓝水渔人遗老衷。
山麓春来如履景，
清湾倒映蕊珠宫。

本版投稿邮箱：939901613@qq.com

晚霞撒满院子
瓜藤挂满果实

我怀着喜悦
给植物们浇水

夕照移到墙脚
那里的苔藓蓬勃，寂静，明亮

妻把孩子送到
隔壁琴行

我抬头，看到星辰
掠过天空
转身，我看到
阳台上爬山的虎
不知何时，长到了屋里

仿佛陌生人都有一张熟稔的脸

孩子们在长椅上仰望天空
星星应声从远处的楼顶层起
暮霭里，仿佛陌生人
都有一张熟稔的脸庞

在匆匆走出超市的人群中
我像每一个赶回家的儿子，丈夫
和父亲

我的购物车里
有父亲的药酒和茶叶
妻子的裙子和口红
儿子的漫画书和玩具

我对每一个
擦肩而过的人点头微笑

在寒冬的傍晚，每个夜归人
不仅向往一盏
温暖的灯火，还应有
陌生人善意的笑容、和祝福

感悟，甚至是摘抄下来的句子，这种书估计书贩子也看不上。对于那些经典书、名著、喜欢的书，更是万万抛弃不得。比如安置于书架最顶层那套上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社版的四大名著，纸页泛黄，字小如蚁，成为我小学近视的“殊勋”。现在偶尔拿起翻翻，想起二十多年前父亲帮我买这套书的情景，心里就颇感温暖了。买书读书，其实颇像交朋友，读过这些书，便是将这种交情珍藏于心，并不会随岁月流逝而世易时移，感情反而会更加的美酒一样，愈发酵醇绵厚，气泽芬芳。

书囤多了，家人一直苦口婆心劝我，不能再买了；购置一个电子阅读器，既方便又节省空间。可是，我对于市面上流行的电子阅读器，总有一道绕不过的隔阂。书一旦脱离了纸，空气里丧失了流溢的书香，好比哲学家丢掉了独立思考的大脑，哪怕观点再独到，言辞再犀利，似乎总缺少那种恰到好处的文化表达与传承。毕竟，人类千百年文明史，就是靠纸张和大脑承载、流传、加工与创造开的。我还是喜欢静静把头埋在纸质书籍里，细细婆娑文字，品啐着书香，默默体会那种僧尼诵经前必先沐浴更衣、焚香斋戒的仪式感。当把一本书捧在手心，再一页页翻过，空气里顿时会布满旷达明亮的气息。这是一种揉和着纸页与岁月的香气，像春天里绵延盛开、轻俏秀润的花骨朵发出的，让人忍不住想深吸一口。

由此可见，书还是要囤的，没有煌煌的表达，也不存在深奥品鉴的一道风雅小菜，一门精辟、简练又自觉的学问修行，展现了一名普通读者应有的虔诚。蒲松龄的《书痴》，讽刺了那种脱离实际死读书的态度，结局还是让这位“书痴”主人公实现了梦想。相比较而言，我也更愿意相信，读书能给人带来好运，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进步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就像一颗颗暂时埋藏在尘土里的珍珠，你不必去刻意记得它，却能在你需要的时候，以一种雪中送炭的姿态出现，令你不至于狼狈跌跤，不自觉地助你完成人生蜕变。

宁静的夜晚，当我们目光偶遇书架上的某个书脊，轻轻巧巧取下来，随性翻阅，那是一个何等月白风清的瑰丽世界？